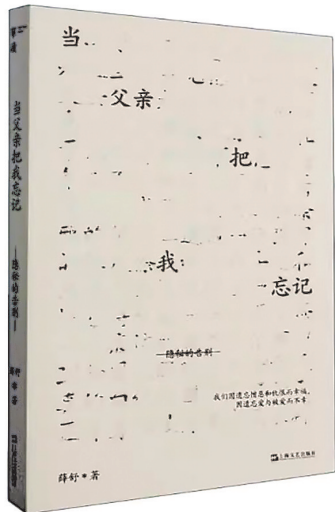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主编:朱景荣
责编:李金江
执编:薄 杨
校对:马 潇
电话:
0457-2735848
邮箱:
dxalrbsfk@163.com



内容简介

这是作家薛舒的一部非虚构纪实作品,也是逐渐被忘记的女儿,对患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远去的父亲的书写。2012年春天,作家薛舒的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,他的记忆开始逐步衰退,仅仅三年时间,便从失忆,发展到失智、失能,最后住进医院,在2020年的一个午夜,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在患病的时间里,薛舒清晰地看着父亲向生命末端走去,却对他日渐远行的脚步无能为力。作为女儿,她陷入深深的思索:“除了陪伴和照顾他,我还能做什么?”

她发现,自己唯一能做的,便是把父亲患病之后的生活记录下来,保存一位老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症后的光阴。

难忘驿站勇士

□张忠喜

2000年春夏交汇时节,气候异常,五六两个月干旱少雨。当时我是塔河林业局分管木材生产的副局长,并代管防火。那年6月,外局相继发生森林火灾,塔河外出增援2900多人。面对严峻形势,我的精神极度紧张。

6月26日早上8点,我随同县主要领导到盘古林场检查防火,走东线先去沿江林场。没想到,此次行动使我及时介入了一场山火的扑救。

塔河距离沿江林场114公里,沿途经过秀峰、瓦拉干、马林、二十二站林场,当我们走了30公里快到瓦拉干时,传来县防火办通报:二十二站林场与开库康乡中间有火情,烟柱很高很大。二十二站距离塔河80公里,我们正好去往那个方向。根据火情通报,这应该是头天没有发现的隔夜火,若这样就会很糟糕。于是安排电台告诉二十二站林场领导在路上等我们,以便了解情况。车队刚过马林林场几公里,就看到了二十二站林场场址东北方向有烟柱,凭经验,火势不小。

9点到达二十二站,场长金跃汇报说,火场约有几公顷,距离二十二站林场六七公里。这时,电台报告沿江林场、马伦村方向有浓烟,县领导决定留下我进入火场组织扑救,他们一行继续赶往沿江林场。后来证实沿江林场的烟是从俄罗斯刮过来的。

我进入火场时,发现火场面积约有20公顷,应该是燃烧几个小时了。我随即将全县的专业扑火队全部调来,再准备1000人的群众扑火队伍。这时因外援近3000人,组织群扑有一定难度。

偌大个火场此时只有二十二站一支专业扑火队,总计四十几个人。当即决定由我和金跃场长各带一组,分东西两线围打,此时风向是东北风,为防止出现意外,我从西侧迎火头扑打,金跃沿着东侧沿火线扑打。

我这一侧因迎风,扑打艰难,推进缓慢,一直是前边风力灭火机吹火,后边就得用一台风力灭火机吹着火,用来减轻火烤和通风透氧。严重时,前头一个风力灭火机扑火队员迎着火头,后面两台风力灭火机吹前边的人,最后四台吹中间的两人。

10点钟以后,随着气温升高和风力加大,扑救难度越来越大,由于人太少,有时只得哪里火头大就先扑灭哪儿,然后回头再重复扑打。一起到火场的县防火办工作人员安雨,和我一起组织指挥,并直接参加扑火,轮番使用风力灭火机扑打。

中午11点左右,火场突然狂风大作,风助火势,人很难靠上去,人太少,我有些急躁了,拿起一台刚加完油的灭火机冲了上去,刚吹几分钟,一名扑火队员跑了过来,抢过灭火机,大声喊道:“火势这么猛,你没穿扑火服没戴安全帽,你自己不知道啊!”另一名扑火队员将我轻轻地推到后侧,我落泪了。事后看防火办的值班纪录,当时飞机在空中巡视后,向县防火办通报火场情况的电话:二十二站火场已经超过50公顷,火场风力很大,火势很凶猛,有人在艰难扑打。

就在这关键时刻,一名扑火队员一直冲在前面,连续使用风力灭火机两个多小时,因火烤和缺氧造成连续呕吐,但仍不放下风力灭火机,我冲着他喊:“换一下人,你休息一下!”他不予理睬,仍然把着风力灭火机不放。我只好拉他一下,他转过身对着我的耳朵喊:“我是扑火队员,关键时候,没有退路,这是我应该干的事儿。不用管我,我自己能管好自己!”坚强的二十二站人,我发自内心感动。

一名扑火队员鼻子出血,到后面用纸塞住鼻子,又要上。我拉着他胳膊,指指他的鼻子:“缓一会儿。”他义无反顾:“他那样呕吐都不下火线,我这点事儿更算不了什么,我们就是干这个的,有点风险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再说这么大的火,家里外头火场就这么点人,你赶快去组织人吧。”

一名扑火队员被树枝绊倒,把脸刮破,出血很多,我跑过去抢他的风力灭火机:“下去

照亮父亲最后的路程

——读《当父亲把我忘记》

□甘武进

一位思维活跃的老人,刚刚达到领取免费乘车卡的年龄,于是一个人骑自行车美滋滋地去居委会领卡,可竟然没领回来。第二天,他依然没领回来。“我怎么寻不到居委会了,明明去过很多次的……”翻开《当父亲把我忘记》这本书:阿尔茨海默病的降临,给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平添了无尽的压力——从那时起,原本开朗健谈的健康老人变了,他忘记了熟悉的歌词,性情多疑而暴躁,慢慢忘了回家的路,忘了陪伴自己几十年的老妻,忘了儿女早已长大……

此书是薛舒“生命三部曲”之一。她在2014年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,记录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,从出现早期症状,到发病,再到智能的全面衰退。在五年的时间里,以“父亲把我忘记”为节点,父亲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与家庭、亲人在精神层面的彻底告别。在记录、描述父亲从身体、性情到智力的全面变化的同时,作者穿插了对童年的回忆、对父辈时代的想象、对生老病死的沉思以及一个中国家庭内部复杂难言的爱。

一个人命运的转折,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的巨大变故,作者带领我们从一个女儿和家庭的微观视角,进入整个社会老龄化的现状。开始,作者的父亲只是遗忘了周围的人和事。“刚吃过早餐,打了半个小时瞌睡,醒来却说,该吃晚饭了吧?或者半夜三更要穿衣起床,天都快亮了,还睡?”父亲的智力退化,最初的表现时间为时间认知的混乱。后来,“在他语无伦次地罗列他妻子的罪证,母亲在一边已经哭得几欲气绝。”父亲认为那些证明母亲“有罪”的证据都是确凿无疑的,可在作者听来,那根本就是支离破碎的梦想。

“几天前,父亲指着我的背影问母亲:那个小姑娘是谁?”作者说,一分钟前她还跟父亲说过“爸爸再见”,他拔高嗓门回答:“好,再见”,一转身,他就不记得他的儿女了。“他终于把我忘了,整个地不再记得我是谁,我甚至没有发现从哪一天开始,渐渐

地,他就不认识我了。”父亲终于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认识了,更加残酷的是连她这个至亲的女儿,甚至她的老妻也成了不记得不认识的陌生人了。一家人,都挣扎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周围,于是这个家,不可避免地乱了套。

母亲不故丈夫的电话骚扰而辞工回家了。一个人的日子,太漫长了,漫长到不断地睡过去,醒过来,又睡过去……于是给他的老妻打电话,从一天打三四次,到一天打七八次,直到半个小时打一次。“我不断在父母家和自己家之间奔波。”每遇父亲吵闹得厉害,整夜无法平息,母亲只能打电话向我求救,我便连夜开车赶去七十里外的父母家……儿子特地从南方回来看他、陪他,父亲竟然不承认,觉得儿子是个骗子——一个陌生人,为什么要假惺惺地唤他“爸爸”!显然是骗子!

自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以来,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这里不是我的家,我要回老家”。于是,他们决定回老家过年,带着幼儿一样的父亲。出发前夜,父亲整夜不眠,他似乎明白,于他而言这是一趟意义过于重大的返乡,准确地说,那是一次告别,与故乡告别,与亲人告别……乃至生命与灵魂的告别。故乡毕竟是故乡,它蕴含着无形的力量,这力量使他瘫痪在即的智神被激活了。“他用他退化的智能竭力保全着自己的面子,即便忘了一切与他有关的现实,支撑他精神的核却没有消失。”

“小说的虚构已经无法承担我的焦躁,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。”作者是女儿,也是作家,她在看着父亲的记忆一点一点消失的同时,也在用自己的记忆写下这些将要逝去的残片。这本书,是作者写给不想遗忘的自己,也是写给那个正在遗忘的父亲。“无论多么黑暗的地方,也无法隐藏一支蜡烛的光亮”。是啊,虽然我们无力留住亲人走向生命末端的脚步,但每个人都可以尽力点燃一支爱的蜡烛。正如作者和她的母亲,用自己微弱的光,照亮父亲最后的路程。



碧水映青山(版画)

丁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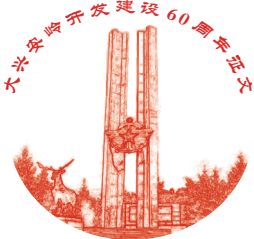
擦擦。”他用胳膊肘推我,摇摇头,喊着说:“我没事儿,不用管我!”

一名扑火队员扑火服后背刮了一个口子,烧透了里边的衣服,后背起了大泡。我问他:“行不行?”他显得很潇洒:“行!百分之百没问题!火场就是战场,我这点小问题,忽略不计。”简单处理了一下,接着又拿起了风力灭火机。

二十二站四十多名扑火队员,连续奋战几个小时,连口水都没喝,体力消耗已到极限,但仍表现得勇猛顽强。

就在这时,增援队伍陆续赶到。到下午两点,已有500名扑火人员进入火场,因火势很猛,扑火进展仍然很缓慢。一直持续到17点左右,风力略有减小,抓住这一有利时机,加之科级干部督战,进展速度加快了,接近19点,整个火场实现合围。

火场合围,二十二站林场场长金跃带的二十多人,大多人面部和手臂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,但谁也没有下火线。我激动地握住二十二站专业扑火队队长的手:“今天你们立了大功!谢谢你们这些勇士!”扑火队长却淡定从容:“谢谢领导。我们不要什么功,你知道二十二站人不是莽种就行了。”接着又说了一句:“领导大哥,您信不信?这个火场也就是我们能控制这个程度。不但控制了火的蔓延速度,还为彻底扑灭赢得了宝贵时间。我经历过无数次扑火,这个场面绝对是少有的。”看着他充满自信与骄傲的表情,我很激动:“我确实感受到了你们的勇敢、坚强执著,我会永远记住你们!”



雪魂文学社社刊。(作者提供)

办文学社团的日子

□朱明东

198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,女诗人雪村和其他几位文友到我家。大家谈兴正欢,忽然有人提议,办个文学社,众人皆响应。雪村说:“明东的文字有前途,为人热情,乐于奉献,咱们就拥戴他当社长吧。”我那时刚过20岁,在大家的抬举下,竟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口应承了下来。

说干就干,大家冥思苦想,为文学社定名“雪魂”。办文学社是个时髦的事,可真要办,绝非易事。筹备成立雪魂文学社,都是我们业余时间点灯熬油干的。从起草文学社章程,到编辑首期《雪魂》文学报,大家热情满满,乐此不疲。我当时在团县委工作,办文学社的想法很快被团县委书记和几位县领导获悉,他们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,还欣然同意将雪魂文学社的社址和《雪魂》文学报编辑部设在团县委。当时,在塔河县乃至全大兴安岭地区还未有成熟的文学社团,更没有社团主办的铅印文学报。雪魂一诞生,无疑给全地区文学事业注入了活力。县里对雪魂非常支持,县领导们多次参加文学社举办的活动,并纷纷热心地为《雪魂》文学报投稿。县里心疼我们自掏腰包,挤出经费为印刷《雪魂》文学报提供有力支持。国内很多作家和文坛新秀闻讯,纷纷为雪魂文学社题词、撰文。艾青、顾城、迟子建等著名作家、诗人,没有丁点架子,写信对我进行鼓励,还为《雪魂》报投稿,极大地坚定了我办好雪魂文学社的决心。

明阳先后担任《雪魂》文学报主编。青年文学协会成立后,定期开展文学交流和辅导,不定期举办文学征文活动,培养了一批在全地区、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。其中有协会下设的晨钟文学社的曹草林(笔名蓝晟)、红豆文学社的李雪、兴安文学社的林子、北极文学社的梦飞等,他们的文学作品屡见于本地区、本省乃至全国的文学报刊。塔河青年文学协会的蓬勃发展,在全省乃至全国文学创作领域均产生了积极影响。《雪魂》文学报编辑部每年都收到近万篇文学作品,除本省外,来稿还有北京、上海、江苏等省市。而本地的文学土壤更加肥沃,一些青年文学协会会员,在雪魂的旗帜下,已小有名气的作家、诗人和各界骨干。

那时候年轻,办社、办会、办报,其实吃了很多苦,也经受了考验。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组织的文学活动,不仅未影响到日常工作,相反,还成了事业上的助推器。当时,我负责宣传和青工青农工作扎实有效、亮点不断,多次受到县委和团地委的表彰。从湖北调回大兴安岭时,有昔日文友到加格达奇找我,闲聊之际让我写写当年办雪魂文学社的事,我们办社、办会、办报的理念:无私,甘当人梯,不压制排挤人;公正,实事求是,摒弃私心杂念;大方,海纳百川,真正做到了凭作品水准说话。协会的主要几位领导者,都是名副其实的作家和诗人。其所创作的作品,不仅在全国发表和获奖,也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毕竟,真实的存在才最具鲜活的生命。

想写很多,加点儿花絮或小故事啥的,但又恐收不拢笔,容易造成浪费。不如再翻开一下《雪魂》文学报,那上面还镌刻着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呢。



巡林(版画)

刘喜忠



大兴安岭日报
微信公众号



大兴安岭日报
客户端